

讀書無新閑

郭新龍題



祝曉風 著

東方出版社

讀書無新聞

郭預弘題



祝曉風 著

東方出版社

封面题签：郭预衡
责任编辑：鲁 静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书无新闻/祝晓风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7

ISBN 7-5060-2507-8

I. 读… II. 祝…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2259 号

读 书 无 新 闻

DUSHU WU XINWEN

祝晓风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6.25

字数：504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60-2507-8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代序

那只巨兽慢慢地从摩天大楼的顶端坠落，电影这次的确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刻。女主人公安满眼泪水，与金刚做最后的告别。前排的一个女孩子真的哭了，被感动的。

住在地球反面的美国人，拍了一部三十年代——二〇〇〇年后，出版社的编辑都要求作者在三十年代之前加上“上世纪”这个限定词——一个落魄的女演员和一个巨猩之间有感情色彩的故事，居然令生活在地球正面的一名北京少女感动得落泪，这意味着什么呢？

眼下许多影评都在介绍《金刚》高超的制作技术水平，认为这是《金刚》获得全球票房胜利的法宝；但陈导演的超级大片《无极》的制作工艺，我看也很了不起。可是，后者虽力图要感动观众，做了那么多的说教，还编织了那么复杂的感情故事，结果引来的，却是观众当场的笑声和场外的嘲弄。

巨猩是影片放映到七十分钟时才出现的，即影片已过了三分之一。这之前的内容，都是为了营造气氛，展开线索，把观众带进一个真实的事情境里，为金刚的出场做铺垫。——其实，即使在后来的一些大场面中，那一班真人，或准确地说，那些出现于银幕的女主角和寻找她的摄制组成员和海员们，也只是为衬托出金刚体型的巨大。在那个黑的庞然大物之下，安居然恰好一袭白裙。——那些场景太逼真了。罢工的工人，街头的孩童，三十



年代的装束……影片还特意在安踏上船舷时，给了她的高跟鞋一秒半的特写：那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真实的鞋，将随着安、带着我们观众一起迈向一个未知的世界。不仅如此，片中那名叫卡尔的导演的狡诈和冒险，杰克潦倒中的文人气，安的生活困境和在困境中求职的让人同情的努力，都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就是生活吗？我们当然会被带进这个情境，我们不得不相信在这块银幕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确曾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其实这又只是这部影片的一个方面而已。试看大片《无极》——请原谅我偷懒，又顺手拿咱这部国产片做比较：黑狼在一个大笼子里追杀昆仑的一场戏，在有的观众那里不过一场杂耍而已。而《金刚》呢？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不也就是一场略有惊险的野生动物园观光吗？但人家却居然拍得感人泪下。安和她的同伴们不仅是显示金刚巨大的参照物，他们还把我们成功地带进了故事，领进了银幕。他们的眼睛成了我们的眼睛，于是，我们对他们的历险也感同身受。

我没有说《金刚》是一部完善的杰作，我没有这个意思，尽管它实际上可能比较接近于完美，在电影史上，也许能勉强排进前二百名。——我只是想说，《金刚》为观众造了一个长达三小时的真实的梦。许多人批评这部影片太长了。可是我敢说，在导演心中，他还想拍得再长一些；对于完全入戏的那个女孩子来说，对于那些预先已做好准备、买票来做梦、并且知道梦之确切长度的观众们而言，180分钟，似乎还嫌短了。

而对于那些喜欢将人生比作梦的人来说，几十年的人生实在就更短了。

我上学读书，是在“文革”末期。一年多后“文革”形式上就结束了。语文课上，我们开始练习造句。那天上午，老师要检查作业时，我才发现作业还没写呢。也巧，娄老师偏偏叫到我，用“决心”造句。慌乱之中，我说了一句：“我决心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干一辈子革命。”老师一听，高兴得不得了，把我表扬得体外无完肤，说四班有个同学造出了这个好句子，我们班也有同学能造出这样的句子，证明三班不比四班差。因为印象太深，所以对这个句子一辈子也忘不了。——虽然那个作业造句，说得言不由衷。

在后来的许多个梦想和理想中，我有个职业的理想：当一名导演（见笑了），像大师们那样，拍出让我辈惊叹的片子。虽然



从数量上说，我当时看的片子，要远比如今一些超级影迷看的少，可我的确有过的理想；只是我知道它离我太远，没敢当真，没有真的付诸行动。但是我喜欢看电影，和大多数爱看电影的人一样，容易沉浸其中。在电影里，人可以活过许多遍。许多人喜欢电影的深层原因，也是如此。在许多影片中，我和影片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为他们哭，为他们笑。在这些影片中，我体验到许多在现实中无法体验的情感与经验。电影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这就是我喜欢电影、感谢电影的理由。当然，电影也让我看到了许多本不该看到的场面，知道了许多本不该知道的事情，体验了许多本不该体验的情感。

电影还是一种表达，就如写作。人类所有复杂的思想感情，都可以在银幕上表现。而且论表达的直接有力，丰富曲折，深邃细腻，和广阔超越，有时候只有文字可以过之。

童年因为处在那样一个时代，所以我的看电影经历，就是错乱的记忆了。刚懂事的时候，看的是《海霞》、《艳阳天》、《决裂》、《闪闪的红星》，中间夹着《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还是两个版本的。稍大，“文革”刚结束，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挨批判的片子解禁，就把《小兵张嘎》、《女理发师》、《早春二月》、《今天我休息》，都当成新片子看；这时候，刚拍的《啊！摇篮》、《小花》、《保密局的枪声》、《归心似箭》、《庐山恋》、《巴山夜雨》什么的，也都出来了。和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一样，几乎出产的每一部片子，我都看了，因为好多是学校组织看的，回来要讨论，有的还要写作文。再后来，电影院里放的片子外，我开始到录像厅看港台的垃圾片。上了大学，开始注意品位，那就是外国片，奥斯卡了。再后来，就不堪细说了。再后来，居然因为某种机缘，把看电影的嗜好和所谓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有几年时间，又集中看了几箱子的碟片。

上千部影片，重叠交错，浮光掠影，就如眼前的这本书一样，回想起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如今，一切似乎都已茫远了。只有眼前的《芳香之旅》，仿佛还切近一些，谁知又被拉回到那渺远的六十年代。

春芬从一个天真的少女，变成了一个一头乱发、满脸沧桑的老妇人，孤独地坐在公共汽车上，眼睛茫然地望着远方，回想她的一生，回想那“芳香之旅”。毫无疑问，这是张静初扮演的最好的一个角色，比那部《孔雀》要好，我以为。只是她必须借助



化妆。这就是电影的短处了。如果是我们的现实人生，就不需要只为了年龄而涂脂抹粉。命运就是你我人生之戏的总导演，时间就是最不会出错的化妆师。

可人生的代价，就是时间。你无法像看一部电影一样，把一个人的一生，按照实际发生的时间“看”过一遍——即使那人是一个短命的人。所以，电影是人生的精编版。电影本质上是一个剪辑。即使最原始的纪实片，纪录片，它的长度本身，也就是一个剪辑而已。影片因为长度有限，所以才有意义，就如同人生因为长度有限才有意义一样。

从我识字启蒙，到今天已三十余年。而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距今也已整整二十周年了，那时，我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中学生。这二十年报章生涯，已经多于那之前漫长的少年岁月了。几十年都在转瞬之间。我仿佛再次经历了长大成人，经过了一个轮回。

有人问：“写作是一种技艺么？写作对人生有什么特别意义么？”——老友缪哲回答说：“写作是技艺，又不仅是技艺。写作的根本，在于‘清晰’那‘模糊’的，固化那飘忽的，培植那萌芽的，创造那乌有的，为模糊而有缺憾的人生，造一面清晰而圆满的镜子，让我们自醒，自赏，自知，或知所追求”。

此语说出了我内心的感受，用来概括电影，我觉得也很精当。尽管我现在以文字工作为职业，但的确在很多时候，我愿意把自己的文字当做一面镜子。

但是，这毕竟还不是写作的全部，或者说，我愿意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刚才的意思。我觉得，写作一方面使得写作者对于所写的对象——不管它是所叙之事还是所抒之情，获得一种审美的角度和距离，另一方面，写作又使得有物理长度的人生与现实，获得了一种超越的意义，而很多时候，这种超越性恰恰是从审美当中生成的，就像大师费穆、库布里克他们拍出的杰作。

上小学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长大了说相声。那几年是相声的黄金时代，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相声演员个个是超级偶像。现在的相声演员向往那个时代，就像如今的文人向往晚明。我曾经模仿了不少段子，很长时间，我就都自以为有这方面的天赋。上大学第一年的秋天，军训。有天晚上开联欢会，我居然斗起胆子，报了一个单口相声来演。十分钟，我在上面背词儿，一百多人看着我，莫明其妙，没一个人笑。后来同学们说，你在台



上嘀嘀咕咕，自己念叨什么呢。那十分钟，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若干个十分钟之一。

现在，我把这本书拿出来，仿佛又像当年站到了台上，而且自己还举着一面镜子，从中我能看到自己尴尬的窘态。自认为是一场生死追杀的重头戏，在观众看来，也许不过是一场滑稽的杂耍而已。

如今的书，多有作者的照片，我想许多作者或只是徇出版社之请，或只是随俗，本意并不是要自我表曝的。还有一些朋友，则喜欢把自己的照片登在自己的书上，大概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容貌比自己的文章还要漂亮吧。而我对自己的相貌并没有这份自信。

祝晓风

于二〇〇六年春

目 录

代序	(1)
评论	(1)
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论文写作	(3)
杂文创作的一条新路	
——知识性杂文谈	(6)
重申批评	
——对“崔永元怒打《手机》”事件及陈思和“传媒批 评”的进一步讨论	(9)
附：崔永元怒打《手机》摘录	(15)
海阔亭札记十二篇	(17)
成人童话	(17)
高度·“创新”与极限	(20)
“普通知识”中的李白	(23)
最高奖赏	(25)
等待与装满——时间之思	(28)
“著名学者”与“巨大型牙膏”	(31)
弄出一点气氛来	(34)
杨志卖刀	(36)
人造太空	(39)
作为道具的泰坦尼克号	(42)
刘备的三个下线	(45)
世界杯与本省作家	(47)



鲁迅研究，随笔化是它的方向吗？	(50)
日益增长的演义癖	(52)
“封杀”并非上策	(54)
澳门掠影二篇	(56)
茶的三十种读法 ——澳门博物馆	(56)
遍地神佛，谁家香火最旺？ ——澳门的宗教	(57)
遥望这座城市的精神之光	(59)
美的感悟与文化关怀 ——评《川端康成散文选》	(65)
三十岁的夜晚和三十岁的比喻	(68)
纸寿千年举世珍 ——有感于《中国宣纸》的出版	(70)
从柳无忌开始	(73)
挤车与高考	(77)
“学而优则商”与“新四民论”	(80)
事件	(83)
黄书记当上“副会长”	(85)
博导读博士，究竟为哪般？	(97)
附：著名学者杨义将获博士学位	(105)
谁来授权？ ——油画《开国大典》著作权之争始末	(106)
王世襄与出版社的一起版权纠纷	(115)
附：文物出版社来函照登	(125)
胡辛告叶辛 电视抄传记	(128)
吴作人向侵权宣战	(135)
——“本”之争 何惜万利 ——《为了明天》剧本版权纠纷案始末	(141)



一篇书评问世的前后	(153)
柯云路司马南正面交锋	(162)
郭沫若九泉被署名 陈明远侵权终败诉	(164)
1998 年民营书店走势初露端倪	(166)
张爱玲小说佚文《郁金香》惊现于世	(169)
九五文坛第一事 ——关于“抵抗投降书系”的一份备忘录	(171)
《学人》：不仅仅作为一个象征	(176)
从“革命”到市场 ——关于中国嘉德’96 秋季拍卖会 1949—1979 新中国美术作品拍卖的追记	(178)
杨度早年日记首次公开披露	(182)
2005，见证文学研究“史料年”	(186)
 人物	 (193)
小个子侯艺兵的故事	(195)
寻找食指	(204)
《娘子军连歌》曲作者黄准细说“托运人生”	(209)
王桂英的剪纸日记	(211)
艺术与人生的交汇 ——访著名画家李玉昌	(216)
俄罗斯友谊勋章获得者高莽：文化尖兵 友好使者	(218)
薛范：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220)
“我们这一代”的肖全	(222)
消逝前的记录 ——沈继光与他的《胡同之没》	(224)
部长和一本诗集的故事	(228)
张宝贵卖水泥	(233)
 译者倪庆伉	 (240)
杨敬年：行百里者半九十	(243)
滕维藻：高山之德 雨露桃李	(245)



魏垣：中国经济学的去向牵动着他的心	(247)
子夜追访曹建明	(249)

大发现的时代

——李学勤谈考古学最新发现	(251)
“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访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	(253)

对制度的态度

——樊纲谈中华文化对经济制度的作用	(255)
-------------------------	-------

真有一种白吃的午餐

——记“双周读书讲座”和高希均	(257)
林崇德：全社会都来关心儿童教育	(259)
杨思梁：寻求完美 寻求答案	(261)
曹意强：把知识献给祖国	(263)
范景中：唤起对知识的惊奇感	(265)
邓晓芒：执“镜”而舞	(267)

附：灵魂的面具

——关于《灵之舞》与邓晓芒对话	(269)
陈家琪：探求“话语的真相”	(272)
赵毅衡：我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274)
马庆株：追求语法研究的品位与美质	(276)
陈尚君：为中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带来光荣	(278)
杨念群：学术志业汇成生命体验之流	(280)
沈卫威：三本传记“复活”三个女性	(282)
申继亮：成人心理和教师素质	(284)
刘跃进：从作家梦到学者梦	(286)
孟昭毅：比较文学中的主题学	(288)
高有鹏：对庙会文化的研究和现代化改造	(290)
王泉根：跋涉在“寂寞的荆棘路”	(291)
唐任伍：冷眼观“潮”中的理性思考	(293)
周星：反思中国电影生存现状	(295)
秦毅：学术信息“流通”也需要组织化	(297)
傅谨：“国剧本位”的提倡者	(299)
夏业良：经济学家的参与意识与社会责任	(301)
王学典：把生命挥洒到“当代史学史”	(303)

詹小洪：经济学界的“地保”	(305)
龙协涛：学术刊物也需要策划	(307)
学者书家张志和	(309)
陆弘石：在无声与有声之间	(311)
用人生叩问历史	
——访历史学家刘泽华教授	(313)
“与新诗有关系的‘纸’我都收集”	
——学者刘福春和新诗的故事	(317)
“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	
——访著名固体光谱与光子学专家张光寅教授	(321)
陈家镛：对环境友好的分离过程	(323)
航鹰：用感情和爱拥抱世界	(325)
邓友梅：文章健旺老更成	(327)
冯骥才状态	(329)
刘恒世界	(331)
王安忆打捞大上海《长恨歌》直逼张爱玲	(333)
绍武：为生命作证	(336)
余光中：诗歌先我而飞	(338)
为“历史”签名	
——访《沉雪》作者李晶、李盈	(340)
残雪：凝视灵魂的城堡	(342)
王宏甲：让故事充满思想 让思想充满温度	(344)
陈祖芬和她的“双胞胎”	(346)
刘武：思想的刀锋切入红尘	(348)
邹进：按理想方式生活	(350)
发现关永吉	(352)
大六部口街十四号 沈宁深情忆夏衍	(357)
北洋国务总理孙宝琦为什么全力搭救我父亲	
——成思危副委员长深情忆严父	(362)
孔氏父女两代演绎“作家书简”传奇	(365)
永远的怀念	(370)
一九九八，永远的怀念	(371)



一九九九，永远的怀念	(372)
2004 年中国科学界的损失	(373)
2004，永远的怀念	(375)
2005 永远的怀念	(377)
巨变的凉山 不变的记忆	
——访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林耀华教授	(379)
没有勋章的老兵	
——访著名作家萧乾	(381)
爱泼斯坦：报道长征的“危险人物”	(384)
最后的南社社员	(386)
朱维之：《失乐园》、《复乐园》天国人间五百年	(391)
张清常：学林殒宿 联大绝唱	(393)
冬日里的告别	
——追忆邓广铭教授	(395)
天国尘世南开友 泪如雨下哭国荣	(398)
访谈	(403)
“古典诗词是支持我一生的力量”	
——叶嘉莹谈学术与人生	(405)
超越想像	
——陈祖德谈二十年围棋人生	(414)
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	
——陈平原谈博士论文写作	(422)
探索中国特色的古代社会	
——朱凤瀚谈《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与中国古史研究	(430)
“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世界”	
——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	
郑欣森谈“故宫学”	(437)
既要用得对 还要用得好	
——李行健谈现代汉语成语规范问题	(444)

科学社会学与“无形学院”	
——访刘珥珥教授	(448)
批评史研究的新格局	
——访罗宗强教授	(451)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史	
——访杨生茂教授	(454)
建立影视艺术的“中国学派”	
——访黄会林	(457)
《米》电影《米》小说《米》男女	
——访黄健中	(460)
激情怎样问世?	
——著名画家沈尧伊谈《革命理想高于天》的 创作	(466)
需要企业界的“邓稼先”	
——访王选	(469)
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建设	
——访杨东平	(472)
版权保护期意味着什么?	
——郑成思访谈录	(477)
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访董奇	(480)
遏制艾滋病	
——曾毅谈预防艾滋病	(484)
现代性中的传统	
——访杜维明	(488)
分隔之中的“血缘”	
——施淑谈两岸文学关系	(492)
我的四爸巴金	
——李致谈巴金	(495)
编后记	(500)

评论



